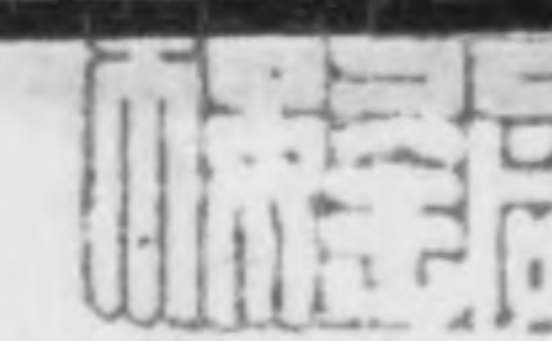




草莽私乘目錄



南邨

陶宗儀

鈔輯

陳孝子傳

胡長孺

烈婦胡氏傳

王暉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翟節婦傳有詩

劉因

王貞婦傳

李孝光

楊負外郎傳

金網

朶那傳

楊維禎

蕭景茂傳

林清源

烈婦蔡三玉傳

林清源

宋文丞相傳

龔開

宋陸君實傳

龔開

輯陸君實輓詩序

龔開

張節婦傳

周仔肩

又

揭傒斯

朱夫人傳

楊維禎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賢母傳

汪澤民

草莽私乘一冊借江上李如一鈔本繕寫

余往輯桑海續錄訪問龔聖子文履善陸君

實二傳而不可得從江上李如一借得陶南

邨草莽私乘則二傳及君實輓詩儼然在焉

不獨二公鬚眉如在亦如與龔聖子吳立夫

諸老執手接席欵歔嘆噫于寒燈竹几之間也萬曆庚申春日謙益記

陶南邨輯草莽私乘手藁在王弇州家余訪之問伯丈則已化為烏有矣偶與江上李如一談及如一云家有鈔本忻然見借篝燈疾讀不啻獲一真珠船復手錄文丞相陸君實二傳為桑海續錄發端而為之叙以識之如一好古嗜書收買圖籍盡減先人之產嘗從事三禮從余假宋賢禮記集說焚香肅拜而

後啓視其鄭重如此每得一遺書秘冊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嘗曰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懷璧為罪况書之為寶尤重於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又嘗語其子弟吾藏書經牧齋繙閱覺卷帙上隱、有光氣余甚媿其意然未嘗不嘆此達言以為美譚也庚申中夏日謙益再書于榮木樓之桐樹下

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
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
試尚書禮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爲相趙忠惠公
爲尹葉公爲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弗就築室百
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
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
挈妻與子廬深險以避一歲病所避山中斗龍終
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減己年延
父弗效母盛也尋亦病死斗龍處喪哀毀廬墓

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群雁習其上飛鳴三
日夜鄉里謂雁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
私謚澤民文節叅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
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端
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墓時
事移提學得推擇爲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
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
未一歲歸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
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弗能

得何歸初爲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
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晬王歲期適滿
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
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後聘鬻物女固
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爲庶母
衆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
子不得母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
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謙甫母微亦杭人產
已去歸旣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

已生日始爲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
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
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修明如
乾道淳熙時風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
遂不克振可也斗龍至清湖訪其母家及其
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
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
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爲兒時作伴侶嬉遊相
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

而泣下吾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為婁楚也亦弗
問何州有間兩夫舁若母而去又折以北與若母
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
又濟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
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逆旅
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
曰吾主人小婦王向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
母耶走施氏告良久亟詢斗龍父時門巷兒名
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嘗相

見而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
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
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
子女奪畜產貨財甚張斗龍為廬百丈山身自
負母歸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
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
母在江東云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
於此斗龍若謂夫婦當死若母老誰當養母者
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

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
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
空蔓中苑之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而實者二
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
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
谿書院祠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弟子
學又以百丈源山地五百畝為義山鄉鄰饑歲
斲葛蕨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赤呵思蘭取縣
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庶

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旁
午自請無用是妨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
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
為孝弟忠信者心欲為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
縣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
定次其言如右

胡元生曰陳媯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
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為王室三恪及
其亾也子孫用國為氏自秦漢來陳氏孝弟忠

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
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為汭遺風餘響猶有在
者哉

烈婦胡氏傳

王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
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
夜半有虎突來啗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
前進追可十里步及之竟刺虎劃腸而出斃焉
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

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
訴於戍長趙侯為搃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
幸吃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
聞得復役終身嘻胡柔懦者非不懼獸之殘
酷正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
也平雖死其志烈方之太山貌婦何壯毅
哉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

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
平李如忠之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
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生子 十歲而寡有遺
腹子父沒兩月而生名之曰伏訃至東平李及
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
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于山陰叢山
下獨攜二子廬于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
食羸形苦節躬織紵為女師以自給嚴教二子
以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

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
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為泣下者李及蒙古
之族皆大悔媿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
子上中書叅知政事王士熙侍御史馬祖常禮
部尚書李木魯中羽翰材學士吳澂集賢學士
袁楠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
常博士柳貫輩爭為文章盛夸道之山東浙東
群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 伏事
母極孝皆掾大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史氏

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亦蚤有家教乎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還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

離有挺然獨出于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于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廻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

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耳可死矣而又不死
非有他也等一死耳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
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願膚敏裸
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為嵩華爭
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為若
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
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
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
梓俾有壬叙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

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
多而訢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
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
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
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
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于鄙楚文不至于虛
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

孝子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
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
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
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
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
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
而為之象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
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為之員其
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

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
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
封之主儒先君子率爾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
之精矣故昔有畫象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
之不似則為他人矣于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
之所以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
居處笑語所以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
燭燭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
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

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于不可知故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
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不講
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
淫神異鬼則象而祀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
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
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
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秦興江陰之民迎
河南武定安之軍後有戰功遂歷秦興尹秦州

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河南投下管民總管
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某爲之
序

王孝女旌門銘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
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
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山之陽史名卓行
何謂非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可用

以戒荒

翟節婦傳有詩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為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屍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

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余詩者使翟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然際烈士難身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屍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

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踈烟千年
吟詩臺峩峩泰寧巔為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
泰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翟居甫數十里

王貞婦傳

李孝光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王婦
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盡殺
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千夫
奪執不得死責俘囚嬾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
間自念當被汙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求

私我所為妻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舅
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夫也不夫君焉
用我為願請為服期月苟不聽我終死耳不
能為君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
守明年春師還挈行剡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
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我知所以死矣乃
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
厓下以死或視血漬入石間盡已化為石天且
陰雨復見血漬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媛不

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不盡死
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
人秉彛之性靡不乃有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
動萬世苟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鉤
戟不足喻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喻其智矣何
有去國債家之憂彼貞婦何為者願奮為烈士
夫之所不必為矣宜為而有不為悲夫至治間
其邑丞徐端為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鬼余
曰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

過其地見拇血化為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
悲傷不能去豈其未泯尚猶感人耶嗟乎匹夫
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天
豈遠人哉

楊員外郎傳

金網

楊秉字文載濱州勃海人也早為天官小史辟
中書叅議府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有能
聲拜監察御史擢浙江行省員外郎至正十二
年賊寇杭城不能守秉與郎中共德爾王仲溫

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等俱坐黜乘退居松江之青龍里御史臺以城守之罪責在郡將乘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乘為人清介有守不阿撓以徇達古今事變嫻於吏治恂然儒者也雖處廢黜常激昂以志節自許十六年淮人寇吳平江陷遂連陷松江或有以乘之名告者乘聞之不自安既而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遂日酣飲以遊人莫測也秋七月十有八日淮人遣其偽使者吳縣丞張經松江

府判官馬信之具禮幣造門將強致焉乘遣人告經等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具禮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某氏家行當受之經等如其言遂與相見乃致淮人命以出乘命其子鹵卓具牲醴告于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夕陽晚節如是足矣命鹵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侍立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乘儉約無

姬妾侍媵之奉其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
鹵卓晨省怪寢門未啓發戶視之則乘已自經
死矣寔七月十有九日也得其遺語手書大意
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為快乘居青
龍時與故人章元澤善平江既陷日與之飲每
語及則歔歔慷慨曰吾知所以自處矣及經等
至乘往造其門囑以家事元澤亦不虞其死也
嘉興守觀閣得乘之死事上之于官二子鹵卓
皆儒者卓為清忠書院山長云

君子曰死者人臣之大節死而得其道猶不死
也為死雖同而臨患難人或眩瞶以陷于不義
者由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勇也若乘之死可
謂明且勇矣世之昧者則澠忍汨沒而不能死
怯者則集集話無恥而不即死偷生冒榮者則又
飾辭辨說而不肯死視乘之從容就義宜有愧
乎嗚呼若乘者真可謂得其死也哉

朶那傳

奉訓大夫江西楊維禎等處儒學提舉

杭城東偉兀氏婢曰朶那年十九勤敏謹質善

事其主主卒其郡官所朶那誓弗出主戶事他
姓主奉主婦日謹主婦有機密不以托諸侍必
朶那托至正壬辰秋寇至杭劫官民帑藏至偉兀
氏家掠貨不得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
侍婢皆踰墻壁走獨朶那以身覆主婦請代死
且請於寇曰將軍利吾貨豈利殺人哉吾主鑰
皆藏主婦弗知也吾盡探藏與若乞免吾主婦
死寇允解主婦那乃悉探所藏珠玉寶器散堂
上寇俘貨且欲穢其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

主二子在誓死不辱他主况非我同類乎寇義
之去已而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
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軀不義也妾請從此死遂
自殺

楊子曰紅巾寇杭官守者往、棄官遁否者佞
事賊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朶那一婦奴尔終
其身事主至以受命自、不有其主非佞之實
蹈忠節識大閑乎嘻使若人所為、國男子非
盡臣道乎故予為之傳如五代史錄王凝氏之

妻者云嘻

蕭景茂傳

林清源

蕭景茂漳州龍谿隔州里人以謹厚信於里乃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柵堅不可破會旁里有捕寇者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生脅之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於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悞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

屈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自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啖之景茂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截其舌而死事聞諸朝給賻以葬復其家贖曰余素聞蕭景茂死事及來漳南父老為余言景茂儒者也平居悞熟若不任事者然里人以其長者皆敬信之寇至備禦率先里人臨大節卓然至死不貳古稱忠義之士無以過之嗚呼烈哉

烈婦蔡三玉傳

林清源

蔡三玉者漳州龍谿縣澳頭里人陳端才妻也
賊攻其里，媪集里中婦同舟避難賊追及之
三玉亟以水漬其衣賊見三玉有令姿欲先污
之給以濕更求衣間賊取衣遂投水死賊曰溺
者必躍以長竿絡鉤需其躍即舉之屍竟不躍
賊去其父蔡端廣舟次上流屍逆流附其舟而
掉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其父
異之視則其女也事聞諸朝給賻以葬贊曰

余來漳，人皆能道蔡女之節言人，同嗚呼
此海濱一女子耳豈知殺身為名哉處變能決
寧死不污殆天性歟宜其貞彞不昧理或有之
彼為臣辱國為將辱師含詬偷生以為得意者
則三玉不獨女子所難能也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
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曰天祥寶祐
乙卯歲大比以字為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

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
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
歸廬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海寧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將之
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事董
宋臣主遷幸中外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
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費資格用人數事不報
還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
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為郎試郡知瑞州再除

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麾節
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
其權直也賈似道托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
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
先呈稿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避忌
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
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
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
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

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
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
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
起發吉州中塗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
關關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
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
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師入衛進資政殿學
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
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

去十九日甲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請解二
十日以資政舊職詣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
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
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十日至鎮
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訢及廝役共十一
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
郡守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
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納從者四人亡去

矣趨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
同行伏廢墻得免歷七水寨由秦至通州所歷
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至温州謁
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
入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
夫領舊職仍經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
月戰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黃
從臨洪袁瑞豪杰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

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
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
其九月丁母憂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
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己卯三月張
元帥遣都鎮撫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
赴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
丞相令譯者問德祐尔君何為棄德祐別立景
炎豈得為忠宋瑞曰德祐既失國二王在南中
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愍者非忠從

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

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為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龔開曰僕見青原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
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謄本取其始末為傳與
趙陸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
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
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為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
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居西者
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
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
將相虛位而遙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

曰扞君父之急云尔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
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
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
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宿
可到汴旣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兵虛內重兵
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原以千騎先鋒至
封丘門扣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嗚呼
似者尚可取監况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
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陸君實諱秀夫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
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北免幼出從師肄
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
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
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
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
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
琰居京口負時望以凡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

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
而同年進士錢溍甫真孫於制使有連姻又
殿撰贛壻於是相攜入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
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溍甫與君實
能自植立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熱
凡僚吏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君
實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持
敬尊俎間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
之不欲撓拂其志馴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

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傳薨任李制使改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閒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密為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於維揚閩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乙夜絕江小駐瓜州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

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叅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既無臺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牘留中未幾隨至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叅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于能

濟議有不合以言者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
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
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即日
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
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文右班
未嘗少怠既罷則望山海淒然至以朝服搵淚
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疎畧君實隨宜裨補盡
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
軍大舟三百柁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先

鋒而以中部居宸宸中堅及居其後前鋒失利
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
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
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
硃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己卯歲二月六日也年
四十君實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
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冊傳故
人僕嘗托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姑以所
聞輯為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

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謂僕盍疏一傳存
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為拘僕聞之泣下既而歎
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
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
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
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
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為公後無他
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托之何
人此君實寧有媿于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

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
知其心不尔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
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偉節斯
為可媿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
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
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
戍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
止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

効死勿去惟有違、遷轉而已國之亾固有天
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欤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嗚呼悲夫天耶人耶

輯陸君實挽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亾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
寓至情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疎久近
而能使人一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
知皆為流涕此其理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
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

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人也當其
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輕
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
久近親疎為間蓋知哭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
道悲也烏乎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
哀之尚無間于親疎遠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
為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有之事乎是固大
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自泉南回
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敢

輕為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
尹應許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
郎來辛侍郎公安藕池人住海上目擊其事可
信無疑然後成長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
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顧欲存一己之私
非是於是乃遂謄寫庸似諸作者伏惟諸作者
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于稔
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
傳其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

惟公出處大畧已載鄙文或曰崖山敗時公位
右丞相樞密使非也雖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
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貳其傳孰為之定名故
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廿八日淮陰龔
開序

詩曰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
大地為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
見乾坤三造古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
橫祭墓文河南方回万里云亙古無斯事于今

有若人龍綃同把手鮫室共沈身蹈海言能踐
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彭城鄭
疇叔範云蒼姬嗟訖錄漢火可能炎自古誰無
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衛石身狗鼎龍髯万里
烟濤濶忠魂貫海蟾吉州危仁夫觀復云存孤
臣子志已矣并成非無地叅黃鉞終天慘玉衣
魯連生獨恥苟息死同歸薄晚蓬萊頂桓、扈
六飛又云絕矣陳橋祀哀哉碧海波夢中姬旦
抱天上或作泉下褚公羅日月綱常在滄浪血淚多吾

州文督相雙廟晚同科里舍生湯炳危子文云
七日陰霾事可知樓船魚貫果誰為人心自感
興元詔天意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
巾東路覺無期公為萬世綱常計兒女拔船不
暇悲公妻子皆先公死幼女拔船求哀公拔劍
示之汝先去我即來乃脫手沈于海
又云間關海島豈謀身嬰臼心存力不能天上
龍章空結夢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
父忠義遺編托友朋萬里楚魂招不得詩成惟
有淚沾膺虎林盛彪中文云紫宸黃閣共樓船

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
中興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

蕩 竟如此流光青史 里契生尹應

許聖予云誰使權奸釀禍深末流無復救危枰
君臣霄壤難同死社稷丘墟可再生叔寶井中
空大辱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俱魚腹留
得丹心萬古明又云古今忠義獨斯人危 須
臾見益真身不速亡憂喪節君非同逝慮蒙塵
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社稷臣楚些欲招

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津永嘉俞德隣宗大云
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鬚垂可挽魚腹葵
何憂萬死丹心在千齡王氣收元知精衛忿今
古不能休又云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
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
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難又云群雄紛愛死一
士獨捐生歷數絕難續綱常晦復明人知念王
蠲天豈禍程嬰淚眼休枯盡它年看史評蜀宇
文赫簡子敬云景炎未久改祥興強欲持危力

不勝梧野街沙方慘：虞淵浴日竟沈：空哀
黃鳥三良殉俄國悴人亡俱兩
盡忠魂追悼淚沾中京口郭景星元德云黑風
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
節國家那得再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
名有足稱猶憶城南秋雨夜一牕曾共讀書燈
錢塘仇遠仁甫云乾坤忍可問至痛老臣心世
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
沈艸木長淮淚秋風起算陰良齋侯克中正卿

云宣公苗裔有餘馨耿々丹心醉六經獨力生
難扶社稷全家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
海底台星共帝星歲月不銷忠義氣崖山十倍
向時青東陽方鳳韶卿云祚微方擁幼勞勢極尚
扶顛鰲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筆存周已晚蜀
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開又云數
關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
叔餒史書猶日白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
私情本不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崇長是昌

圖

張節婦傳

文林郎前婺州周仔肩錄事

節婦謝氏名正一臨海嚴嶼人宋參政申國榮敏公廓然玄孫也自幼貞靜閒寂無褻容俗習年二十一適同里張紹大實宋進士池州司戶得濟孫生子夢玠夢瑤居四年夫歿執喪焦毀過禮去死一髮自初寡輒不御藻澤蓬首垢面不妄踰閭閻秉志慎別將終身焉初紹大早喪父家日匱又不戒于火四壁僅蔽風日身後

無秋毫餘貲母老二孺呱呱無以延息謝氏晝夜紡績以給衣食事姑至謹左右抑搔務順適旨意饒羞必手潔以進退取藜糗自食姑憐之語曰婦年方盛奈何罹此寡憂矧家貧良苦安能以老身久稽良婦哉或再適不汝尼也婦抱二孤痛哭曰婦也未亡人也尚復它冀乎子母婦姑更相為命夫死遂棄其姑老不終其養不孝不義而欲苟焉他適不如死姑曷不諒我為哉出矢言痛剗悲咽絕而復蘇聞者莫不涕

下姑年八十有八以壽終養喪葬祭盡禮無遺憾二子恪承慈訓皆卓、然有見也嘗曰吾自娶居四十年仰事俯育幸不辱吾志但旦夕就瞑亦可以下見吾夫子矣於是鄉人稱之必曰謝節婦云且錄其節上於有司聞於朝用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以為世勸云

贊曰余嘗觀衛栢舟冠諸國風之首豈不以婦節為難見哉今夫謝氏抱信會真不以生死艱難貳其志事姑以禮撫諸孤式克至於成立義

冠金石孝通神明何其行之周儷於衛共姜不遠乎然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反求無媿於謝婦之節者幾何人哉悲夫

又

文林郎藝文監承
叅檢校書籍事 揭傒斯

臨海節婦者姓謝氏池州司戶叅軍張得濟之孫紹大之妻也二十一而嫁、四年生二子而寡家貧姑老誓不再嫁蓬頭垢面日夜紡績然

姑之養必甘旨已蔬食而已姑久而憐之語之曰汝生長富貴又方盛年不幸早寡而貧奈何以老身故久罹此苦也謝捉襟慟哭拜曰姑何不諒妾之甚也妾生為名家女長為名家婦志願足矣不幸早寡命也况有姑足以為依歸有子足以承祭祀天之賜妾大矣而徒以貧故敢有二心於張氏者是妾生不如死之愈也于是姑嬪相向復大哭姑知婦愈信婦事姑愈謹姑年八十八喪葬俱有禮也教二子夢珍夢瑤亦

交稱其賢進士周仔肩曰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無愧於謝氏鮮矣教子則賢豈不足顯風厲四方哉邑大夫上其事遂旌其門如制史氏曰世稱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忠臣天下之美名也而曰不願又有稱烈女貞婦事者人輒掩泣何故哉皆所遇之事不幸者然猶足以移風易俗網維天下是固忠烈之封貞節之旌國家著為令甲

若謝氏者一無媿焉

朱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姓費氏諱元琇漕運昭武將軍雄之女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江陰陷存即偽夫人恥之悒悒不樂時苗兵至上海縣姪虐甚居民婦纍縛登道路若豕狗然夫人獨坐堂上亂兵抵階下引刀脅曰若妻我帶金披繡且為內主君夫人聞其言叱曰吾費將軍之女朱江陰之婦父舅皆元臣吾寧死刃下義不辱於賤於是群僚

刺之未死罵猶不絕口遂斃其屍鐵史曰殺身成義大丈夫之烈也大丈夫失之而得於夫人若費氏者不亦貞且烈哉予遊海東海東父老謂予哀夫人之行如是遂錄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張氏濟南郡鄒平縣宓生里人年十八為其里卒李五妻居無幾何五出戍數千里外是為福建道福州路之福寧縣別七年而五一還、無何又別去凡十年而五遂死張性孝謹事舅姑

且父母倚以生家貧無宿儲念成在千里外非一葦可即到孰與終四老人之養繼是益蠶繅紡績自拊極勤苦憔悴不憚若是又數年四老人病凡四肌骨四封不救至死哀痛盡喪葬禮猶弗克勝曰悲乎生而四老人不得以妾養死而四老人弗得與妾夫相見九泉下妾倘先死而夫骸骨遂無所歸是尚可以偷生而忍此也乃隆冬臥積冰上仰天誓曰天哀予俾弗克遂予衷即生天厭予弗克遂予衷凍死何辭哉

凡月餘安寢如常鄉人以為死率錢米布帛以贖之聞於官給某券道其事以將之張遂以鄉貫姓字歲月履歷大書諸襟以行至福寧總四十餘日若神相之者所至見者輒咨嗟涕洟健羨已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地則鞠為茂艸忘之矣張號呼欲絕夫降於道童及別哀苦狀仍指示骨所在張隨即掘土尋骨曰信予夫入予口而如酥如冰雪而膠固予口予始信予夫既一如其言有司慕其誼上于府

及太府乞以其猶子送之歸尋復其身云婺人
王生曰家君為閩曾目擊張言張頎然其長其
貌古其氣剛有古烈士風非特婦人也然毀肌
膚與鬼物怵惆事固賢者所深詆而罕道而隆
冬臥積冰月餘不死謂非天也可哉嗚呼張其
抑于神者有在

賢母傳

汪澤民

賢母陵陽陳氏女甫鬪失所恃資敏惠靜專克
自立頗喜書札間則習女事組紉絲繭務工巧

少長聲迹不接閩外年十七歸太平孫君和甫
舅姑稱婦之孝君子樂妻之順而正久而族黨閭
里化之咸贊母賢無間言孫君嘗為尉海陵崇
陽寧國母率從之官內助尤多海陵民冒禁則
從容語孫君理民宜先德化後刑罰不爾無完
人孫君由是獲治聲長妣亡母自海陵涉江千
里歸字其孤子女如已出先是長妣母
復以義合洎從子女冠笄婚嫁凡什器好者悉
讓焉母年三十七而孫君卒誓節不渝奉夫之

喪葬縣西三里丹陽山立家舍曰玄真遇蒸嘗
日祭掃惟謹鄉隣姻族或不自給周之弗靳厥
後邑令長聞母賢將以鄉耆所上母貞節狀達
郡請旌異之母聞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豈求聞
於人哉力辭弗從有子曰禮字伯庸孫曰玘女
五人長曰淑清適方氏早喪其夫次曰淑柔適
趙氏亦早卒俱克守志節母恒言不幸為未
人入惟訓子孫詩書尚承厥祖考志乃禮致碩
師夙夜佔俾躬胝所習故禮能涉經傳知大義

玘進士業皆以孝謹聞戒子若侄曰富室顯族
往、訟田財多寡致毀其家吾目見孫氏今五
世矣若曹其恩義和睦以大其門孫君有莊名
耕道母復扁居之東軒曰種德西塾曰勤有藏
書萬卷今母年七十七子姓群從歲時奉觴介
壽高堂鶴髮福祉日臻惟父能生之而不能養
母能養之而不能教孫母兼養與教子孫進于
學女能蹈貞節可謂賢母作賢母傳時至正六
年歲在丙戌六月甲子書

平歲五月廿六日甲子書

學女翁歸貞時何罷歸母亦贊母壽報至五六

母歸於之而不歸嫁絲母東養與嫁子紅藍子

壽高堂備養時日類卦文翁主之而不歸養

善萬卷今母年六十子故無出歲報奉顯介

林並母壽高故之東種曰鮮無西盡曰曉南流

母矣若曹其惠森林類公大美門紅呂亦年及

為一信曰銀文類其類公大美門紅呂亦年及

此起士業皆心以類其類公大美門紅呂亦年及

